

今天,我们想请大家认识杭州一群爱踢球的姑娘

2月6日中国女足亚洲杯夺冠之夜,她们立即相约了虎年第一场球

她们不畏风雨,不问输赢,只为尽兴

本报记者 陈馨懿

昨天,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、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以及王珊珊、王霜等6名主力球员来到杭州。

在杭州,有一支业余女足——江南女足。这支杭城为数不多的业余女足队伍,队员来自五湖四海——杭州、宁波、衢州,甚至福建。她们曾经有着铿锵玫瑰般的梦想,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,让她们只能在野球场上续梦。2月6日,中国女足亚洲杯夺冠,让她们格外忘情。当晚,江南女足姑娘们恨不得就冲上球场,庆祝过瘾。



虎年的第一场球 一共来了12个姑娘

江南女足姑娘们的球场位于杭州滨江区诚业路415号,江南岸艺术园区,距离滨江宝龙城不过几百米,但进出的人很少,显得荒凉。

足球场在一楼的空地,窝在园区边缘,用绿色的栏杆网裹住了两大块人工草皮,像一个盒子。

这是2月11日,江南女足虎年的第一场球。雨水淅沥,地上也有积水,潮湿的感觉渗入了棉衣内侧。

已经是晚上8点了,两个足球场截然不同。大的那一片是7人制场地,男人和孩子们已经在场上奔跑,场外分散站着十来位观众;小的则是5人制场地,只有一个队员撑着伞站着——这就是江南女足的球场了。

人是一个一个来的,一共来了12个队员。

陈荧是守门员,她说自己“老了”。今年,陈荧28岁,体力下降。

现在,做销售的陈荧有时会在场下,只是观看,因为她左膝盖有伤。大学四年级,陈荧左膝盖扭伤了,诊断结果为前交叉韧带断裂、半月板撕裂移位。

陈荧说:“你会害怕,不敢让左腿落地。你要解决自己的心理阴影。”回到球场上,陈荧开始犹豫。

中场球员雯雯这天没有到场,因为她正逢生理期的第二天。

雯雯今年29岁,踢球已有11年,中途曾中断两年,直到2021年8月重回江南女足。

那时,雯雯刚结束生产三个月,完成产后修复不久,还在哺乳。

生产不是终点,雯雯感觉时间永远不够,“上班前、下班后和周末都在陪儿子,但好像陪得还不够。”雯雯的爱人外派工作,更多时候,是雯雯、保姆和婆婆陪着孩子。

重回球场前,雯雯略带内疚地试探了婆婆,担心照顾孩子的压力会让老人反对。

岁月渐长,女性的身体、时间和精力似乎都由不得自己安排。好在一切顺利,雯雯拥有了唯一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:一周一次,两个小时的足球。

女足亚洲杯夺冠之夜 恨不得当晚就去踢场球

负责守门的陈荧经常大喊大叫。一旦对手迟迟没能突破到前场,陈荧就会大吼几句,“你们是不是看到妹妹就跑不动了!”

被叫作妹妹的是美钦,扎着两个麻花辫,打了薄薄的底妆,只有踢球这天她才会精心打扮。

美钦依然会抽筋,交替说着“哎呀,左腿抽筋了”、“右腿要抽筋了”,最后甚至两条腿都抽筋了。

有队友提议:“要不就踢到这吧。”美钦抓住球场栏杆,一边拉伸,一边大喊:“我还能踢!不要结束!”

时隔8年重新踢球的心心也在场上,她说话不多,更多时候是队友在喊她的名字。在私底下,有队友鼓励心心,“位置的感觉很好。”

比赛的结束没有固定时间,只是大约两个小时,小腿接近抽筋的节点。

激烈的讨论发生在中场休息。姑娘们捧着奶茶,冰或者热,嘴里还带着甜味,说起哪个球该怎么踢。直到最后,并不知道究竟是谁赢谁输,只知道每个人的头发都被打湿了。

虎年第一场球,在2月6日晚就报名完毕了。那是中国女足亚洲杯夺冠之夜。

美钦是福建人,2月6日特意赶回杭州,她的计划是和队员们一起看决赛,结果大家分头看了,但在群里讲个不停。

逆转时刻,江南女足微信群里不断出现“流泪”的表情。屏幕外,她们也真的流泪了。

第93分钟,肖裕仪进球,3:2,冠军。

有队员发了朋友圈:“中国女人,行!”

江南女足群里立马开始报名踢球,接龙的速度很快,其实她们恨不得当晚就冲上球场。



比赛机会几乎没有 连举办友谊赛都很吃力

球越来越近了,对面的芋头、蝴蝶来到了前场。球从芋头脚下来到蝴蝶脚下,蝴蝶射门,陈荧没能拦下,球进了。

蝴蝶和芋头击掌,蝴蝶说:“像不像回到了高中的时候?”在高中,芋头和蝴蝶两人就是队友,她们都有超过一米七的身高,都是队伍里“黄金三前锋”的一员。不过到了大学,两人走了不同的道路。

芋头选择了提前开始实习,没有再踢球。而蝴蝶到了大学的女足队,还成为了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女子组比赛(以下简称“省赛”)的明星。蝴蝶的照片曾放在“省赛”海报的最中间。

大学是大多数江南女足队员的黄金时代,“省赛”也成了她们共同的回忆。

在大学时,江江会和同学踢到凌晨,在没有路灯的足球场上,借着不远处建筑工地透来的光,踢个尽兴,最后心满意足地躺在宿舍里的瑜伽垫上。

番薯评判一场球是否踢得尽兴,以小腿肌肉收紧为标准,在抽筋的临界状态。

除了抽筋,在足球场上,痛也是必须忍受的状态。

雯雯在大学第一次出场时,跑了几分钟就感觉到了极限,但无人替补,她“硬撑”了全场。江江在一场比赛中上场近40分钟,刚上场的第5分钟左右,她就感觉右脚扭伤了。下场时,江江发现右脚踝肿得鼓起,是骨裂。

韧带撕裂、半月板撕裂,这些常常会发生在球场上,发生在陈荧、蝴蝶等女足队员的身上。

尽管如此,女足队员们还是享受着比赛。可是离开了学校,比赛的机会几乎没有了,连举办友谊赛都很吃力。

队员彭彭的本职工作是足球赛事策划,她一直计划要举办女足比赛。由于女足队伍数量太少,如果只招募杭州范围的女足队伍,江南女足不可避免地要对半职业队伍,“只可能被虐惨”;而要是凑齐同水平的业余女足队伍,地区就得扩大到长三角地区,成本要高得多。

现在,在杭州,除了学校,业余女足队伍想踢一些正式的比赛,那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(除陈荧外,文内人名均为化名)